

# 德政之要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智慧(7) ◆ 姜鹏

## 挑拨离间王莽争得执政资格

事实上,在王莽辅政之前,还一度出现过一个竞争对手,这个人就是淳于长。淳于长和王莽舅舅表兄弟。首先辅政的王凤,是王莽的大伯,也是淳于长的大舅。王凤生病期间,淳于长左右服侍,侍奉汤药,搞得王凤很感动,临终前向太后、成帝推荐,说这外甥真不错,你们要好好照顾。于是淳于长以太后外甥的身份,不仅被封侯,而且晋身九卿。此后一路升官,也无非是靠讨好太后、成帝,以及辅政的几个舅舅,没什么其他本事。比如,汉成帝要立赵飞燕(公元前45—公元前1)为皇后。太后一开始觉得赵飞燕出身太低,不肯答应。汉成帝就委托淳于长去说太后,最后取得太后同意,立了赵飞燕。这件事就让淳于长成了汉成帝的宠臣。所以班固编《汉书》把他列入《佞幸传》,很看不起这个人。但就这么个人,居然能当上辅政大臣。

王氏兄弟最后一个辅政的,是兄弟中的老七王根。这一圈转下来,辅政大臣这个职位,王氏兄弟能做的基本都做了一遍。若想继续把这个职位留在王氏门里面,就该轮到王氏家族的下一代了。王根病重期间,作为王氏外甥的淳于长已经是九卿之一,官位不低,很得太后、皇帝宠信。舆论纷纷猜测,接替王根辅政的,很可能就是淳于长。果真是这样的话,王莽当然不干。于是抓住机会挑拨离间,跑到王根跟前说,淳于长惦记辅政大臣这个位置很久了,所以看到你生病就很高兴!王根听说这话当然十分生气。接着,王莽又揭发了一些淳于长见不得人的事,说他跟后宫有染。原先被废的许皇后(名许娥,?—公元前8),看淳于长有能力说服太后同意立赵飞燕为后,也想走淳于长的路子重新回到汉成帝身边。于是给了淳于长大量财物,求他在成帝和太后面前美言,希望让自己以婕好的身份回到皇帝身边。

淳于长明知此事有难度,赵飞燕不是省油的灯,但贪恋许氏所给的财物,漫为浪言,说自己可以说服成帝立左、右皇后,让许氏重新回到皇帝身边。许氏信以为真,更加重贿淳于长。淳于长就借机和许氏通信的过程中,写一些淫词艳语调戏许氏。许氏虽然是废后,但作为臣子公然调戏她,当然是罪过。这件事被王莽抓住把柄,并在王根的支持下,禀报了皇太后和皇帝。于是淳于长的地位一落千丈,失去了和王莽竞争下一任执政的资格。

汉成帝无子,去世后由他侄子继位,就是汉哀帝(公元前25—公元前1)。汉哀帝去世之后又无子。王政君马上做了两件事:一是直接跑到汉哀帝原先居住的宫殿,收了皇帝印玺;二是宣召王莽进宫商议后事。从中可以看出,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,王政君首先想到的还是娘家人,这是视政权为私有的典型表现。王政君和王莽商议决定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继位,王政君以太后身份临朝,而政事都取决于王莽。

## 裙带亡国 王莽篡汉

王氏家族能世掌国政,是王政君一手促成的,王莽篡汉就是王家世掌国政的最终结果。《汉书》的重要作者之一班彪(公元前3—公元54)说:“三代以来,王夫失世,稀不以女宠。及王莽之兴,由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,煊国六十余载,群小世权,更持国柄,五将十侯,卒成新都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三十六)班彪这话可以分作两段来看。首先他说自古以来,王公(即统治者)失去名位、不能维持统治的,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女宠。皇帝因宠爱某个女性而败坏政治的事,历史上的确多得是,但班彪用这话批评王政君,有点不合适。因为王政君虽然是汉元帝(刘奭,公元前74—公元前33,公元前49—公元前33在位)的皇后,却并不受宠爱。汉元帝做太子时有个喜欢的对象,姓司马,后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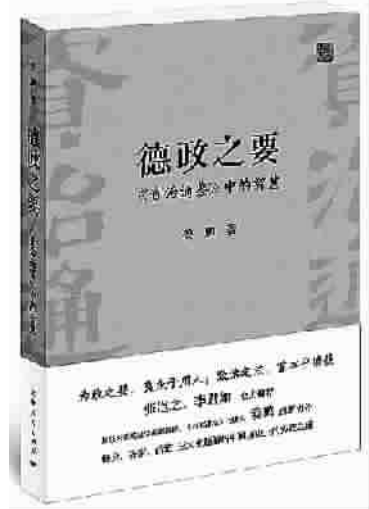
司马良娣(良娣是太子妻妾中的一个品级)莫名其妙地死了,汉元帝很伤心。汉元帝的母亲怕他伤心过度,想从宫中挑个年轻女子来填补他的情感空白。有一次汉元帝去看望母亲,她母亲找了五个年轻女子,暗令她们靠近汉元帝,看看能不能让他注目。其实汉元帝对她们完全没兴趣。之前他和司马良娣大概处于“热恋”期,正热恋的时候恋人死了,这空白哪有这么容易填补。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,汉元帝随口说了句,这里面有一个还行吧。凑巧,王政君坐得离元帝最近,而且衣服穿得最鲜艳,穿了件用大红色装饰边缘的上衣褂。所以大家都误以为汉元帝看中的是王政君,就把王政君送到汉元帝那儿去了。作为汉元帝来说,谁来都一样,反正他对谁都不感冒。等于说王政君非常偶然地成了汉元帝的人。

据说王政君个性温婉,很懂妇道,但肯定算不上灵巧。但有一件非常巧的事情改变了王政君的命运。之前汉元帝临幸过很多女子,都没有得子嗣。王政君仅被汉元帝临幸了一次,就怀上了,这就是汉元帝的长子刘骥,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。汉成帝出世以后,王政君虽然被立为皇后,但汉元帝却很少和她再行房事,这说明王政君长得肯定算不上漂亮。所以,班彪说王政君是女宠,不符合实情。但王政君凭借着为汉元帝生下长子,在后宫屹立不倒六十余年,并深刻地影响了汉朝历史的进程,则是事实。没有王政君的提携,王莽到不了这个地步。

在这个过程中,王莽也是刻意讨好王政君,想出过很多花招。有一次王政君忽然说了这么一番话:“我始人太子家时,见于丙殿。至今五六十岁,尚颜之。”(《汉书·元后传》)六十余年前,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,王政君被送到太子宫。也就是在那一次觐见,王政君被时为太子的汉元帝临幸,并怀上了汉成帝,从此奠定了她六十余年的后宫地位。所以这次觐见是王政君一生引以为荣的事。但由于她

并不受宠爱,她一生中也就这么一次到过太子宫。即便在被立为皇后之后,仍然不受汉元帝宠幸,甚至很少见到汉元帝。大家想想,一个女人把自己最珍贵的记忆留给了一个男人,这个男人却始终不拿她当回事,这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?所以王政君这番话,除了回忆早年的“光荣事件”之外,还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怨妇心态。但毕竟过去几十年了,当爱和恨都慢慢退潮的时候,这些事情就成为王政君怀旧的重要素材。王莽很敏锐地把握住了王政君的这层心态,马上安排王政君故地重游,满足她怀旧的情感需求。王政君果然在故地重游之后心情大好,觉得这个侄子太会办事了。于是一步一步地,将朝廷大事的裁决权,包括人事选拔任免权,都放心交给了王莽。王莽顺着这个台阶一步步往上走,最后走到由假皇帝到真做了皇帝。

摘自《德政之要——〈资治通鉴〉中的智慧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



## 沈寂口述历史

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



我写完最后一个字,画上句号时,已是下午6点半,整整两个多小时。我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。我写《中秋月》可是整整写了四天四夜呀!

这部话剧叫《双喜临门》。《新闻报》有一位姓马的编辑来向徐昌霖要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新剧本,徐昌霖就将《双喜临门》给了他。第二天《新闻报》就开始刊登《双喜临门》,连登三天。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,引起轰动。

《双喜临门》发表不久,滑稽名家姚慕双、周柏春来找我,请我们五个人去锦江饭店商量排戏的事情。姚慕双说《双喜临门》是一部喜剧,是个好剧本,我们想改编成滑稽戏,还想请石挥来导演。石挥同意做滑稽戏的导演后,姚慕双、周柏春高兴得笑了。滑稽戏排好后,在九星大戏院演出。巧逢春节期间,观众如云,场场爆满,连白杨等名演员都来观看。紧接着,评弹团也来联系改编《双喜临门》。由著名演员侯莉莉等在红星剧院上演。我也去看过,效果相当好。

过了一些日子,谢晋发起到苏州去白相。参加者有谢晋、徐昌霖、蒋君超、陶金、陈鲤庭、吴永刚,还有我等十来个人。在苏州一天玩下来,第二天又到常熟游玩。在回上海的路上,谢晋说:“我们早上乘船到常熟,其实途中也有船,叫乌篷船。绍兴又是越剧的发源地。我喜欢看越剧。”我接口说:“我也喜欢看越剧。”陶金乘机说了一句:“你们二人可以写一部反映越剧的电影剧本,叫《舞台姐妹》怎么样?”大家听了一致叫好。

当时,我们这些人有干劲,说干就干。第二天,我一面建议请越剧团的编剧徐进一起参加,一面自己就到振奋越剧团找资料,拜访赵瑞花、王杏花、屠杏花等老演员。当时,越剧主要以袁雪芬为代表。解放前,这些越剧老演员的生活是很苦的。她们给地主唱堂会,地主看中了她,不,就从她赶出去,像乞丐一样住在桥洞下。据此,我写了个大纲。我的《舞台姐妹》大纲就是根据这些老演员的身世写的。其间,我和徐进还专程到绍兴,我们到东湖乘凉,请老艺人吃饭聊天,收集了很多材料。回来写好提纲交给谢晋。谢晋看了说:“蛮好的。但现在不合适,上不去,要等一下。”我说好的。我在提纲中没写袁雪芬,但徐进要将她写进去。

### 36. 我感觉到幸福

刘雯雯不像我要卯足劲考全北京最好的学校,她只要上灯花的高中部就满足了,加上她平时成绩一直中上,所以压力比我小很多。那些时候,她天天跟秦川他们在一起,算起来比我与秦川在一起的时间多了。虽然她依旧不满意秦川给我带煎饼和汉堡,但对我的态度总算稍稍好了些。想想要不是后来跑800米的事,没准她还会想和我成为朋友呢。

那天早上我就觉得胃不舒服,初冬的清晨又黑又冷,本来想犯懒不跑步了,但是想想和小船哥的约定,我还是咬牙爬起了床。到学校时大龙照例给我送了煎饼,我只啃了一口就吃不下了,我以为是头天晚上吃红烧肉吃多了,没准跑一小会儿几步就好了,哪想到刚跑出不到200米,胃就剧烈地绞痛起来。本来平时我都和刘雯雯较着劲跑,这次她很快就头也不回地超过了我,远处秦川看着不对劲,喊刘雯雯的名字,让她等等,可他话还没说完,我就咕咚一声倒在了操场上,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等我再睁眼,就看见秦川和大龙焦急得放大的脸,我躺在协和急诊室的病床上,手上挂了个点滴瓶。

“我怎么了?”我虚弱地问。“你……”大龙欲言又止,我看着秦川,秦川却扭过了头。

“我不会得白血病了吧?”他们俩的样子一下把我吓着了,我立刻幻想了我命不久矣的样子,背景音乐自动转换为韩剧调子。我想我不用跑步,不用中考,也不用到四中和小船哥一起上学了。从此以后我就将在这里虚弱下去,直到快死的时候大家再像今天一样围在我的床前,没准连刘雯雯都会为我掉点眼泪。最后临死之前,我再要求看小船哥一眼,小声地断断续续跟他诉悄悄话,告诉他我从有记忆那天就开始喜欢他,喜欢了一生。

想到这里我眼泪都快出来了,我仰头看到了穿白大褂的医生的身影,颤颤地问:“大夫,你跟我说,我还能活多久?”那大夫狠狠白了我一眼,“电视剧看多了吧你!不大点小屁孩成天瞎琢磨什么呢!急性胃炎!没听说过每天吃完早点就跑800米的!你们俩男生,

赶紧的,谁去给她们家大人打电话啊!”秦川和大龙两人彼此推脱,谁也不敢直面我奶奶,最后还是我指派了秦川,他才不情不愿地去了。

我气鼓鼓地问大龙:“你们俩刚才那什么表情啊!就跟我快死了似的。”

大龙垂着头说:“乔乔,对不起,都是我们害的你,你不知道,看你倒下去的时候他都急疯了,直接冲进去把你背出来的。”我瞪大眼睛,“他进我们学校了?”“是呀,两个保安拉他都没拉住,出门就打车直奔医院了……”

大龙后面絮絮叨叨说了什么我一点没听进去,他描述的场景让我又感激又感动。因为秦川,我感受到了幸福。过了一会,秦川像蔫茄子一样回来了,想都不用想我奶奶接到这个电话会是怎样的语气。我看着他,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脸:“谢谢你。”秦川愣了一大下,随即也笑了。

打完点滴回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了,班里正在上化学课,往座位走的时候,我感受到了比老师正在讲的冰点还要冰冷的目光。刘雯雯就那么冷冷注视着我,盯得我一激灵打了个哆嗦。

不用说,那之后我和刘雯雯的关系降到了史前冰川时期。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,我没工夫理她,每天除了老师留的功课,我还会自己做许多习题。快到期末之前的那次月考,800米测试我跑了3分12秒,满分。综合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二,比刘雯雯高了八名。在初三学生的愁云惨淡之中,我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。

期末考试之前,初中最后一个新年如约而至,多少让考生们轻松了一些。那是电子时代之前的纸质时代,信笺贺卡满天飞,书写胜过输入,多了许多温情和诚意。我特意跑到燕莎,买了一张15块钱的高价贺卡,那价钱足够买30张普通贺卡了。我之所以选中它,是因为那张贺卡在封皮上印了一艘五彩斑斓的魔法船。船身是银白色的,涂满了闪粉,船舷边还有七色的彩灯,高高的船桅撑着满满的帆,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,破风前行。我在贺卡上写下给小船哥的话:“小船哥,让它载我抵达有你的地方!新年快乐!明年我们四中队见!”

## 曾少年

九夜茴

